

大地之歌

歌声里的祖先

□吴克敏

小黄侗寨的名望早已飞出了从江县，飞出了黔东南。那是因为他们的歌——侗族大歌。我未到黔东南之前，就知道了小黄村，小黄大歌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多次参加全国性的会演，甚至走出了国门。1958年，吴大安排演的侗戏《珠郎娘美》，赴云南大理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调演，便获优秀节目奖；1964年，小黄歌手在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亦获得极大成功；1982年、1985年、1994年和1995年，又陆续赴京会演。1996年的央视“六一”儿童节晚会，小黄村又推出5位小歌手参加，演唱多声部的无伴奏侗族大歌。这次演出后，吴培建等4名侗族少女组成了一个组合，一举唱出国门，在法国巴黎一连演出了13场，场场爆满。新世纪以来，小黄侗族大歌的名望日隆一日，不断受邀参加全国性的演唱，还多次出国演出。

慕名来到黔东南，来到小黄村，但却来时容易进去难，一条波涛翻滚的河流横亘在村头，架有一座少数民族特有的木结构廊桥，桥头上拥塞着各色人等，数也数不清。走近一看，一方是小黄村的人，他们都身着侗族自织自染的青布衣裳，列队站在木桥上，面前是一个长条的木案，木案前还有一条草结的揽索，挡住要进村的观光客。客人们七嘴八舌，南腔北调，听得来自全国各地，在他们中间，还夹杂着不少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这是小黄村的风俗，他们要和进村游览的客人对唱，小黄村歌手唱了歌，游客中必须有人站出来与之对唱，唱得好了，小黄村人才会放下拦路的草索，给游客敬酒，陪游客进村览胜。

小黄村派出的是5位少女歌手，她们开口一唱，即唱得山转水转，让游客中斗胆对歌的人一个个都败下阵来。有同伴鼓动我，扯胳膊拽腰带的，把我推到5位花儿一样的少女歌手对面，我让她们姐妹先唱，她们唱



侗族琵琶歌

了，我说在黔东南的风水宝地上，我就刮一阵黄土高原的西北风吧。我开口就来：“六月的日头腊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三月里桃花满山山开，世上的男人就爱女人！”

拦路的草索在我的歌声里放下来了。但我知道，我是没资格骄傲的，小黄村人之



传心授教大歌

所以放下草索，不是因为我唱得好，而是因为这信天游里的几句话，和他们侗族大歌和上了调。这曲名为《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的信天游，是歌颂老祖先的，对老祖先的共同崇拜，让我们情相通、意相合……在放下草索的那一瞬间，姑娘们拿着银质的酒碗，高高地捧起来，送到游客的嘴边，喝了一碗又一碗，喝得人晕乎乎的，似乎有些醉了。

我知道，之所以醉，既有酒的力量，更有侗族大歌的力量。

跨过木桥，进入小黄村，在村子的中心

地带，以木塔为标志，村民们盛装列队在木塔向阳的一级级台阶上，等待着游客的到来，我用照相机把那个壮观的景象拍了下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服饰新鲜，姿容喜悦，他们列好队，要以自己的方式演唱侗族大歌了。

没有乐器伴奏，不用现场指挥，数百人

的演唱队伍，带着他们祖辈的遗传基因，极具音乐天赋地演唱开了。是的，我虽然听不懂他们的演唱，但我体会得到他们的演唱魅力。这歌声有时像细雨润物，温润着我们的情绪，有时又像暴风骤雨，敲打着我的神经。我的心情就在侗族大歌的美好旋律中起起伏伏……

他们的演唱丰富多彩，一会儿男女对唱，一会儿多人同唱，一会儿又集体大合唱。男女对唱的妙趣，还在我的耳蜗里缠绕，多人又唱起了调儿……我被折服了，感

觉小黄侗族大歌的确名不虚传。整场演唱，最能打动人的是男女老少几百人的集体大合唱。演唱时，先由一人领唱，然后群起而效仿，多声部相融合，高有高的极致，中有中的韵律，低有低的趣味，浑然天成，完美和谐，格调的柔和与委婉，音韵的优美与典雅，让人不由自主地也要跟着唱起来。

美啊！太美了！他们的合唱在继续，时而高亢宽广，时而低沉悠扬，灌进我的耳朵里的，有鸟叫与蝉鸣，有山呼与水响，我身在演唱现场，心却随着佳绝的歌声，飞到如诗如画的大自然中了。

娃娃队的童声单纯如露，天真烂漫。姑娘队的柔声清亮似水，沁人心田。罗汉队的音域深厚若山，万物震撼。当地一位文化人跟我说，今天的演唱不是特意安排的。在他们这里，处处有歌，时有有歌，节日志庆，以歌相贺；男女相恋，以歌为媒；生产生活，以歌传言……任何一个日子，去小黄村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歌声传达着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也传达着他们对过去的日子以及老祖先的怀念。是啊！可敬可亲的老祖先给小黄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大歌，老祖先是神圣的，老祖先就在大歌里。



传统村落



牛腿情歌



美丽山水



鼓楼对歌



老年节的歌



从江梯田

引路的老村长望着头顶上的圆圆银月，一边深情地讲述着，从他的口中我方才才知道——

望月，是指农历十五夜间的圆月。被人们赋予神话的“逐浪筏”的几块巨石就排列于距近岸几米处的海里，涨潮时，任凭风吹浪打，总会浮出水面，犹如永不沉没的船舶，落潮时，挺立起十多米的高度，如同几百根粗重的紧密连缀的木材从水底搭起，顶部之面凹凸不平，凹处像用于置放米盐鱼虾之类的木槽，凸处像一个个随时派上用场的木墩子。

很久以前，岸边的南岭上有一个氏族部落，族人就在那些俯瞰着大海的洞穴或窝巢里居住。洞穴是海浪恒久拍击切割山体而形成的海蚀洞，窝巢是人们另外用捆绑的茅草和树叶贴地圈建的。这里艳阳高照，地面干燥，人们随意行走，四处捕猎。尽管人们对那些不太久远的历史时常记忆不清，对面前的大海万般无奈，但人们业已利用自由的想象力编创出许多可爱的神话。

黎族民间这样传扬着“逐浪筏”的神话：古时，从五指山来到鹿回头落户的大约有20户人家。他们的故居在森林和河谷地带，以采集野果、圈地种植和畋猎、捕鱼为生，很少遇上克服不了的困难。但是，来到海边却只能在浅海处用小网或更简陋的工具捕鱼，去不了更深更远的大海。有一帮年轻人共同商议，决定制作大竹筏，顺便编织更大的鱼网去远海捕捞。起初，不管怎么弄，总是去不了多远便要折返，因为竹筏耐不住风浪的冲击。年轻人不服气，又决定制作木筏。于是，他们上山砍来大木材，待到几艘大木筏制造成功后，他们成群结队地出海了。结果，他们连获大丰收，生活得到了大改善。有一天，他们

神 话

逐浪木筏归何处

□亚 根(黎族)

又趁着月夜出海，可是去了好久好久还没回头。村里人等啊、盼啊，最后盼回的是几艘破损不堪的大木筏。它们就搁浅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尽管人们怎样地推、拉、拖，它们依然一动不动。没多久，木筏都化为了礁石……

皓月当空，蜿蜒耸立的南岭不仅赋予我们一种坐北朝南的清晰视野，还从眼前的大海催生出生无比宽广的气象。“逐浪筏”貌似与南岭赤壁有一段的距离，但从根基上看应该是赤壁向大海延伸的一部分。南岭赤壁绝不亚于苏东坡笔下的长江赤壁，这是从海底挺拔而起冲向高空的排列开去的连体岩石，每一处为70度以上的陡峭态势，落差成400米以上的海空距离。风平浪静之时，月下的大海绝对是辽阔和平静的所在，伫立于她面前，你总会感到一种透亮而慈祥的微笑，一种徐徐展开的扑怀而来的美姿，一种毫无杂念的万般体贴、温顺和柔情。

风来了。老村长带队撤回回到赤壁的最高处。风迈着长长的步伐，嗷嗷作响地扑面而来。听得到，远处的深海区一派喧嚣，犹如一群争风吃醋的海狮正在缠打、撕咬、排挤。听得到，那嚎叫声似乎在宣告，随着月球不断升级的万有引力，海里的水再

一次满溢而迅速漫出边缘，轰然而来的潮水不断聚拢、涨高。一刹那，钢硬的大潮促成了横扫千军的奔突阵势，恨不得一伸手就击溃礁岩和滩岸；一瞬间，巨大的压力令浅海无以承受，一层接一层地褶皱叠加、鼓荡，银灰色的波峰浪谷轮番翻腾。看得见，一股股自南向北的连缀波峰，波高汲取风的能量而增至最高，跟另外的波浪一起制造更大的风潮，岸地上杂居的草木在呼号；挣扎，仿佛往日的葱绿都陷入了凄怆的惨白；看得见，散布于海湾内的“逐浪筏”和其他礁岩及其浅滩的众多沙石，如同硕大无朋的海绵区，在尽最大努力地吸收波浪的能量，如同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在奋力地抵抗着锯齿般的巨浪肆意碾磨；看得见，哪里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仅过了个把小时，风浪已渐渐减弱，波高缓缓降低，连续波峰之间的距离也随之加增，尔后，不可一世的恶浪削减为涌浪；看得见，就在阻挡力异常坚毅的“逐浪筏”跟前，波浪胆战了、乏力了，尽管后浪的波峰朝前浪聚集着，前浪波高忽然增加，波形变得更加陡峭，但是，跳得越高摔得越重——所有的波浪崩坍了，海水快速翻滚落至波谷，碎裂成一个个苍白泡沫，就好像莽汉用完了最后一点儿力气，瘫坐于地上，留下一串颓败的叹息。

“老村长，刚才好险啊！”我惊叹。

“嗨，不奇怪，每个月两次，有大有小，只是这次大了一点。”老村长露出不屑的表情。

“那人们懂得这时候不能下海吧？”

“几千年了，懂得。不过，等半个小时后，浪小了，下海必有大收获。”

“被大浪从深海打到浅海处的鱼、虾、蟹，此时已是晕头转向，不知去路，正是下网捕捞的大好时机呀！”老村长又说。

这突然来访的潮汐令人费解，“逐浪筏”神话不也颇有神秘的意味吗？我在想，那些年轻人趁着月夜出海，有人送别吗？他们是在远海遇上了大风吗？人到哪儿去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无法通过语言记载历史。那么，他们的口头话语中必定包含着不少历史的真实。应该说，这一神话是黎族古人对曾经发生的值得怀念的人和事本能的激情反应和神圣叙事。之所以说“神圣”，是因为它与民间传说、虚构的叙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更因为它“也不是非真实陈述，因为神话可以构成真实的最高形式，虽然是伪装在隐喻之中”（阿兰·邓迪斯语）。这一帮出海的人并不是超自然的神仙，而是黎族当中第一批制造木筏的人，第一批敢于向大海挑战的人，第一批创造了闯海与逐浪历史的人。给人留下更多思索的还是后面的悲剧性叙事。这一悲剧，与其说是让我们百倍珍惜幸福和美好，毋宁说它在提醒我们不要回避人类生命的无常，应当从一切悲情中获取对生活的崭新仰望和人之为人的能量，应当从并没有消停苦难的世界间寻找应给予贫苦、不幸和死亡的暖意、诗意和爱……